

# 试论太宰治《等待》中叙事主体形象的矛盾性

李捷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等待》是太宰治1942年发表的女性独白体作品。有别于以往研究中聚焦等待对象的论述，本文通过分析叙事主体“我”的等待动机、态度、言说，考察主体人物特点。等待动机的不确定，主体对于“等待”的复杂态度以及叙述用语的模糊感都向读者传达了一个既厌世又渴望融入、既厌人又渴望交际的矛盾多变的女性形象。而在其身后隐藏的是本质上与世间不相容，却又拼死想要顺应世间陈规的作者太宰治的身影。

**【关键词】**：动机；态度；叙述；不确定性

## On the Contradiction of Narrative Subject Image in Osamu Dazai's *Waiting*

Jie Li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iaoning Dalian 116024

**Abstract:** *Waiting* is a female monologue published by Osamu Dazai in 1942.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object of waiting,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in character by analyzing the waiting motive, attitude and speech of the narrative subject "I". The uncertainty of waiting motives, the subject's complex attitude towards "waiting" and the vagueness of the narration all convey to the readers a contradictory and changeable image of a woman who is both world-weary and eager to integrate, both hateful and eager to communicate. But hidden behind him is the figure of Osamu Dazai, the author who is essentially incompatible with the world, but desperately wants to conform to the conventions of the world.

**Keywords:** Motivation; Attitude; Narrative; Uncertainty

太宰治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在他短暂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创作了160多部作品，其中《斜阳》《维荣的妻子》《女生徒》等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都是以女性独白体创作的。所谓女性独白体是指以女性口吻叙述的第一人称谈话式文体。太宰治一生共创作了16篇女性独白体作品，他以敏感的心和细腻的文笔，描述了女性身上隐藏的那种自怜、自卑、压抑、忧愁又不失温柔与善良的内心世界。

《等待》就是太宰治于1942年发表的一篇女性独白体作品。由于全篇反复提到“每天我都坐在这里，到底要等谁呢？”，这个“谁”就成为了该作品的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

别所直树结合作品的创作时间及背景，指出“我”等待的是“战争的结束，和平”，而渡部芳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我”等待的是“具有新的道德观的社会，等大声表明自己观点的时代”。佐古纯一郎认为等待的对象是“基督”，千叶正昭则认为是“艺术”。奥野健男并没有如以上研究者一样明确指出等待对象，他提出对象是“不像神、救赎等能简单说出口的某种东西”。而铃木雄史结合作品整体风格，又提出了“我”等待的对象是“空白”这一观点。

可以看出，目前关于作品的研究大多聚焦于等待的对象，并且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就“等待”一事而言，对象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过于拘泥于此，就无法把握“我”的整体特征。本文通过分析“我”的等待动机、等待态度及等待方式，考察“我”的人物特点，以期更全面立体了解女性叙

事主体的精神世界。

### 1 “等待”动机的不确定性

这部作品的叙事并非按照时间的线形顺序进行。在开篇部分提到我的等待行为后，随即回顾了过往生活，并谈及我的等待动机。

我喜欢待在自己的家，和母亲默默地干一些针线活儿，这对我来说，轻松，幸福。不过，因为大战快要爆发了，周围的气氛都变得莫名紧张起来。我每天这样呆坐在家好像也很不好，我会开始不自觉地产生不安的感觉，心情一刻也不能平静。

（中略）我对目前的生活，已经失去了自信。（中略）没办法，我只能在买完东西后，在顺道经过的车站里坐着，坐在那张冰冷的长椅上。

由于大战的爆发，我失去了可以和母亲待在一起的轻松，幸福的家，继而也失去了对生活的自信。这种丧失体验使我感到不安。但如果说因此就导致我的等待行为，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在一般理解中，丧失体验与等待行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毕竟，以上的解释对等待行为本身来说只是间接理由，“我”的解释中并没有提及直接理由。无处可去并不是“坐在车站冰冷的长椅上”等待的理由，这不符合常规逻辑。并且在这之后，“我”又否定了这个动机。

什么因为大战开始而莫名不安，想奋不顾身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全都是我的借口，我只是想借着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在等待一个良机，一个可以实现我草率的空想的良机。

这段自白与之前的动机说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它依然是含糊而不明确的，读者无法从“我”的叙述中直接推测出等待理由。所谓的“草率的空想”到底是什么呢？在作品中，数次出现“奇奇怪怪的幻想”、“不按常理出牌的计划”等与之相似的用词，但最终都没有明确的意思指向。

## 2 “等待”态度的复杂性

一般而言，所谓“等待”，是指在特定的对象、时间、空间下派生的一种行为。“等待”是在时间、地点、人物这些要素的相互关联中产生的。作品开始提到了“每天我都会到省线的某个小车站等一个人，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人”。“每天”可以理解为“随时”，表达了时间的非固定性。“谁也不知道的人”提示了人物的开放性。只有唯一的地点“车站”具备一定的限定性。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提到：

每天从市场买完东西回家，我都会经过车站，坐在车站的一张冰冷的长椅上，将购物篮放在膝上，然后对着检票口四处张望。

这一句话中反复使用了两次“车站”一词。如果加上开头提到的“省线的某个小车站”一句，在短短的语句间隔中，就三次提及“车站”这一等待地点。但细究起来，“车站”的限定性并不严谨，“省线的某个小车站”到底是哪里车站？而且，作品结尾处提到：“我不打算告诉你这个小车站的名字”，也就是说，直到最后，也没有明确具体地点。

每次往返的电车停在月台后，便有很多人从电车门口一涌而出奔向检票口，个个都不甘人后。他们老是一副愤怒的表情，出示完通行证，再缴好车票，就心急地边望着出口，穿过我所坐的长椅，直奔车站前的广场，最后各自散去在不同的方向。

这段“车站”的场景描写，仅仅是从其空间功能导出的符号化场景，而非“某个小车站”的具象场景。如此，时间的非固定、对象的不确定、以及模糊的空间设定交织在一起，弱化了“等待”这一本质向外行为的外向性。在“车站”这一极具社会性、开放性场所中的等待，反而拥有一种私密性，成为一种内向的、自闭的行为。这一行为背后，浓缩了“我”的等待态度。即“我”并非要通过“等待”，与外界建立某种联系，而是将其内面化，使之成为自己的个人行为。

“我”为何不想与外界、或者说世间有任何关联呢？世间对于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作品中提到：

我一直期待着会有谁出现，同时也很矛盾，要是那个人出现了我该怎么办？就算那个人真的出现了，我肯定也是不知所措的，我会感到恐惧。

一般来说，对等待的东西有所期待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却一边期待，一边又“不知所措”地抗拒，甚至已经超越了单纯的不安，达到了“恐惧”的程度。这来源于“我”的厌人、惧人体质。

我不喜欢人。不，应该说是怕。我害怕与人交谈，（中略）也更加讨厌这个虚伪的世界。难道这个世间的人，都要在这些莫名寒暄和虚假的关怀里度过一生吗？这样自己不会觉得累吗？

“我”讨厌由无聊的寒暄、言不由衷的奉承、装模作样的虚假感想构成的人际关系。难道我们就要这样在每天无意义的寒暄中、在小翼翼窥伺别人脸色的用心中，疲惫地度过一生吗？“我”被这个疑问纠缠。“我”厌恶这个隐藏自己、欺骗他人、互相愚弄的世界。但尽管如此，“我”还在等待这个世界的某个人。

其实，厌人、惧人并非“我”的感受，而是作者太宰治在实际生活中体会到的那种深不见底的厌人、惧人情绪在“我”身上的投射。

那么，“我”的等待行为可以断言是一种完全自我封闭的、对外界没有任何期待的行为吗？也不尽然。

文中提到：“有谁可以对着我大声地笑：哇，真可怕！我等的人，不是你。”既然“不是你”，那就意味着是“不是你”的“某个人”。也就是说，“我”等待的不是空白，依然是存在于这世上的“某个人”。而且，作品中随处可见“谁”“某人”“人”这样的词汇。也从侧面证明了“我”虽然厌人，厌世，但依然在寻求这个世界的“某个人”。作品是这样结尾的：

请不要把我忘记，也不要讥讽奇怪的我，每天这个时候，回到车站等待的二十岁的傻姑娘，请你一定要记得她。我不打算告诉你这个小车站的名字，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发现我。

在最后，自闭的“我”直接向“你”也就是“外界”呼唤：“请不要把我忘记”“请你一定要记得”。处于“等待”或者说是“发现”位置的我，通过“你一定会发现我的”这一言说，主动把自己置于“被发现”的地位。“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闭性行为，而“被发现”则是一种不得不向外界开放的行为。

总之，“我”的等待态度，即是自闭性的，又是不断向外界发出渴望的，一种非常复杂的行为。

## 3 “等待”叙述的摇摆不定

“待っている”（在等待）这一表述在作品中出现了12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前面加上“けれども”（但是）一词时的表述。

ぞっとして、息がつまる。けれども私は、やっぱり誰かを待ってるのです。

いったい、私は、誰を待ってるのだろうか。はっきりした形のものは何もない。ただ、もやもやしてある。けれども、私は待ってる。

もっとなごやかな、ぱっと明るい、素晴らしいもの。(中略) やっぱり、ちがう。ああ、けれども私は待っているのです。(方便起见, 此处采用日文原文)

表示转折的接续词“けれども”接在“待っている”的前面, 强调了“我”等待的决心。尽管“我”意识到自己等待的东西虚无缥缈, 但“我”还是坚持等待着。只是, “我”关于等待一事的叙述越频繁, “我”的等待态度就显抽象。等待对象的不确定, 等待动机的缺乏、等待时间的模糊, 把所有这一切都抛诸脑后, 一味述说“等待”的“我”的态度, 不可避免给人一种空洞无物的感觉。可见没有“明确形状”“模模糊糊”的不只是“等待”对象, 还有等待的主体——“我”。

叙述的摇摆还表现在对等待对象的描述中。

究竟我在等谁? 丈夫? 不是。情人? 也不是。朋友? 不, 我最讨厌朋友。金钱? 有可能哦! 亡灵? 呵呵, 我没兴趣。

我要等的, 是更恬逸、更明媚、更美妙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也许就像是春天那种东西吧。啊, 不对! 绿叶。五月。缓缓流经麦田的清澈凉水。不, 还是不对。不过我还是会继续等下去, 一定会等到那个可以让我内心欢欣的东西。

人群还是隔三岔五地从我眼前经过, 这个不是, 那个也不是。

#### 参考文献:

- [1] 太宰治, 徐晓娟译. 悬崖的错觉[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6
- [2] 别所直树. 太宰治の言葉[M]東京:芳賀書店, 1963.
- [3] 渡部芳紀. 編年史・太宰治<昭和十七年>[J]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 1970, 15(1):114-120.
- [4] 佐古純一郎. 太宰治論[M]東京:審美社, 1963.
- [5] 千葉正昭. 「待つ」論--叙法・実相・時代[C]山内詳史編. 太宰治研究 8. 大阪:和泉書院, 2000.
- [6] 奥野健男. 解説 定本太宰治全集 5. 東京:筑摩書房, 1962.
- [7] 鈴木雄史. 太宰治『待つ』の表現作用[J]論樹, 1988, 2:113-122.
- [8] 太宰治. 太宰治全集 5[M]東京:筑摩書房, 1967.

姓名: 李捷, 出生年: 1976, 性别: 女, 民族: 汉, 籍贯: 山东省蓬莱, 学位: 硕士, 单位: 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邮编: 116081, 职称: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日本文学研究、日本问题研究

文中的列举多样且散乱。实际的、意识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东西都混杂在一起。关于“等待的东西”, 作品开头处提到“也许我等待的不是人”, 但是又不断的自问“我到底在等谁呢”, 例举了“丈夫”“情人”“朋友”等“人”之后, 又一否定。而且不能忽视的是, “我”所列举的对象——“丈夫”“情人”“朋友”——自身就带有某种非特定性。

其后的一段似乎是在描写从“更恬逸、更明媚、更美妙”这一连串形容词中联想到的风景, 然后又予以否定, 并得出结论“这个不是, 那个也不是”。

“我”把脑海中想到的东西瞬间表达出来, 又即刻一一否定。最终, “我”“等待的东西”既没有非此即彼的二元性, 也没有既此既彼的复数性。“这个不是, 那个也不是”的重叠否定, 显示出自我与他者交流中语言的局限性, “我”无法通过语言准确表述自我。

#### 4 结束语

本论文中通过聚焦“等待”的动机、态度、表达, 考察了“我”的人物特征。尽管“等待”的动机、时空、对象无法确定, 但“我”仍然狂热地“一心一意地等待”。“我”一边害怕人际交往, 一边不断地向外界诉求。在拼命努力的“我”的背后, 隐藏的是本质上与世间不相容, 却又拼死想要顺应世间陈规的作者太宰治的身影吧。